

清·鮑廷博輯

知不足齋叢書

三

中文出版社

第三冊

玉壺清話 ^{一〇} (宋釋文瑩).....	一四六三
愧鄰錄 ^{二九} (宋岳珂).....	一五二九
碧雅漫志 ^八 (宋王灼).....	一六六〇
樂府補題 ^一	一六九一
蛻嚴詞 ^二 (元張翥).....	一七〇〇
論語集解義疏 ^{一〇} (梁皇侃).....	一七二六
離騷草木疏 ^九 (宋吳仁傑).....	一九一〇
游宦紀聞 ^{一〇} (宋張世南).....	一九四七
張丘建算經 ^三 (唐李淳風注).....	二〇〇一
緝古算經 ^一 (唐王孝通).....	二〇四八
默記 ^一 (宋王銍).....	二〇六八

第六集

知不足齋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

第六集

玉壺清話 十卷

愧郊錄 十五卷

碧雞漫志 五卷

樂府補題 一卷

蛻巖詞 二卷

目錄 第六集

知不足齋叢書

玉壘清話

玉壺清話序

玉壺隱居之潭也潭一作筆文壺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

國初至熙寧間得文集二百餘家僅數千卷僅一作近其閒

神道碑墓誌行狀實錄及奏議碑表野編小說之類傾

十紀之文字聚衆學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禮樂憲章

之範憲一作文鴻敷盛美鴻一作洪列聖大業闢累世之隆替截

四海之見聞見聞一作聞惜其散在衆帙世不能盡見因取

其未聞而有勸者聚爲一家之書及纂江南逸事逸一作遺

并爲李先生昇特立傳燈爲十卷燈一作難且夫黃帝之時

玉壺清話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世淳事簡尚有風后力牧爲史官藏其書羣玉山中古

之所以有史者古之所以一作知所以必欲其傳無其傳則聖賢

治亂之迹都寂寥於天地閒當知傳者一知字下亦古

今之大勸也書成於元豐戊午歲八月十日餘杭沙門

文瑩湘山草堂序補校載四海之閒見載吳本作載

玉壺清話卷第一

真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謹談笑無間一云

無笑忽問屋沾九佳者何處一無中貴人奏有南仁和

者亟令進之徧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價中貴人以實

對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唯丁晉公奏

曰唐酒每升三十一錢字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

曰蚤來就飲一斛酒一云蚤來相恰有三百青銅錢是

知一升三十錢上大喜曰甫之詩自可爲一時之史

蘇翰林易簡一口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飲器一作徐邈

遂以水試於玉堂一小璫傳宣於公見之不識其名因

密奏既曉太宗召對問曰卿所玩者得非飲器乎公奏

曰然亟取進之於便坐上親試之以水或增損一絲許

器則隨欹以水一作其水合其中則凝然不搖上歎曰眞聖人

切誠之器也公奏曰願陛下執大寶神器持盈守成皆

如此器一無則王者之業可與天地同矣一云可以與

上徐笑謂公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之節飲酒得此器

之安有沈湎之過耶蓋公嘗嗜飲過中故託此以規之

以一無易簡泣謝感佩一作感上親撰飲器銘及草書誠酒

詩以賜焉

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

因進呈眞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昆體磔裂雕篆一作

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鳳駕都門

曉微涼花樹秋楊億止選斷句關榆漸落邊鴻過過一

誰勸劉郎酒十分朱異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

起夕陽李維云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孫僅云汾水

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鏤層樓錢惟演云置酒軍中樂

聞笳塞上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思愛日并門春

暖詠甘棠劉筠云極目關山高倚漢順風鵬鸞遠凌秋

上謂綜曰并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鎮凡抵治遣從事者

以題咏述懷寵行之句多寫於佛宮道院一作院纂集成

編曰太原事績一作目後不聞其作也綜後寫御選句圖

立於晉祠綜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

從學遵誨遣綜貢馬于朝一本董遵誨句下云遵誨

日太祖解眞珠盤龍帶遣綜齎賜遵誨綜時年十六歲

奏曰臣外兄止以方貢修人臣之常節陛下解寶勒賜

之臣竊恐勲臣別立殊績陛下當何以爲賜敷奏清雅

辭容秀敏太祖愛之謂左右曰見非常材從容謂之曰
吾委達論以方面不得以此爲較後雍熙二年擢第于
聚頌楊中同年錢若水深器之推挽於朝

興國中太宗建祕閣選三館書以實焉命參政李至端
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叩新閣求書以觀至性
畏懼拒曰屬饋誠某所掌銀函巾最嚴祕難啓奈諸君
非所職竊窺不便三人者笑謂至曰請無慮主上文明
吾輩苟以觀書得異不猶愈他管乎因強拉祕鑰啓窺
至密遣閣使聞奏上知之亟走就閣賜飲仍令盡出圖

玉壺清話卷一

三知不足齋叢書

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升祕閣于三館之次從
之仍以飛白閣額賜之及賜草書千字文至請勒石上
曰千字文本無稽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
嗣次韻而成之文理無足取夫孝爲百行之本卿果欲
勒石朕不惜爲卿寫孝經本刻于閣壺一無字以敦化也
熙寧元年狀元呂公濟爲京尹上殿進劄子時府推官
耶中周約隨趨於後今上忽問呂曰卿體中無恙否呂
對曰臣無事斯須又問卿果覺安否呂又對曰臣不敢
強時呂公神彩氣餒略無少虧將退又問周曰卿見呂

澤如何周對曰以臣觀澤似亦無事一作是呂出殿門深
疑之整巾拂面索鏡自照問周曰足下果見澤如何周
曰龍圖無自疑容彩安靜果數日感疾遽不起此較
然知聖人之觀物殊有夙見一本云殊見況他事可昧天
鑒周中立責授巴陵親詣其尉朱元明元明佳士也
敢妄說乎

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圓無有識
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伯語
曰其色金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

玉壺清話卷一

四知不足齋叢書

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歉六合平定
鑾輿澶淵凱旋方城富足方一作萬賦斂無橫宜此星之見
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太宗將親攻范陽李南陽至參大政以二東抗疏爲奏
願陛下選將帥中威武有謀數龐多福克荷功名者授
宸算付銳兵俾往征之大駕不出京畿恭守宗祧慰撫
黔庶示敵人以閒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聖
駐清蹕揚天威以壯軍聲策之中也若其邊霜剽雨朝
塵夕埃飄龍鳳于旗常擁貔貅于鑾輅勢侵黼辰士失

耕農非愚臣所知也疏既入繼以目疾求退士論嘉之
曹武惠彬始生周睟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
所取武惠左手提干戈一作提右手取組豆斯須取一印
餘無所視後果爲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
雖兼將相之領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麻而揖不
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與見伐江南西
蜀二國諸將皆稱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簞而已爲藩
帥中遂遇朝紳必引車爲避過市戕其傳呼戒導吏去
馬不得越十輪恐蹙過市井性仁恕清慎無撓強記善

玉壺清話卷一

五知不足齋叢書

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畜至坐武帳止衣弋
絺紵袍素胡牀而已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
趙參政昌言請案誅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
幾遂起趙參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尙書省久不許
見時公已復密使一云時公已復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
士論歎伏子璵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宋史彬
子七人東瑤瑋玟玠琮琬以天禧三年授河陽
節度使同平章事卒他本作琮者非或又誤作琬
太宗將薨遺賜李文正昉抗疏力諫曰臣聞古哲王之
制國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德不能加乎

蓋不欲以四夷勞中國陛下豈不聞秦成五嶺漢事三
邊道殣相枕戶籍消滅一人失道億兆惟毒然而開遠
夷通絕域必因魁傑之主濟以好事之臣所以張騫鑿
空班超投筆或以重寶結之或以強兵懼之投軀於萬
死之地使志於一朝之憤煬帝規模廣遠欲吞秦漢自
勞萬乘親出玉關關右流沙驢然民不聊生觀陛下云
不願又欲事煬帝秦漢之事云云公居常奏論皆雍容
和婉未嘗有逆鱗之節此疏之上士論駭伏後果伐燕
無成太宗方憶前疏忠鯁始賜手詔厚諭其家一作謝

玉壺清話卷一

六知不足齋叢書

太祖初有事於太社時國中堅典一作初多或末修太社
祝文亦亡舊式詔詞臣各撰一文膳錄胡名以進上覽
之謂左右曰皆輕重失中獨御筆親點一文曰惟此庶
乎得體開視之乃寶儀撰者文曰惟某年太歲月朔日
宋天子某敢昭告于太社謹因仲春仲秋祇率常禮敬
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香其嘉薦醴齊備茲
禮瘞用伸報本敢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惟神品物
賴之載生庶賴資以含洪方直所以著其道博厚所以
兼其德有社者敢忘報乎尙書遂詔儀定其儀注公以

明元禮參酌於三代之典繼以進熟之際作雍和樂太社之饌自正門入配坐之饌自左闔入皇帝詣尊洗之儀竝如圓丘事具本文詣太社樽所執樽者舉兼贊酌醴齊太常卿引皇帝于太社神坐前捧爵跪奠太祝持版進于神坐之右西向跪讀祝文

黃夷簡閒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椒幕中陪尊俎二十年開寶初太祖賜假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簡謝於朝將歸上謂夷簡曰歸語元帥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規模華壯不減江浙兼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

玉壺清話卷一

七知不足齋叢書

與元帥先朝者即賜之今煜嚙彊不朝吾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爲他謀所惑果然一作果爾則將以精兵堅甲奉賜向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暫來相見否無他但一慰延想爾固不久畱朕執圭幣三見於天矣豈敢自誣即當遣還也夷簡受天語俛首而歸私自籌曰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于我胡以爲對殆歸見俛因不匿盡以天訓授之遂稱疾于安溪別墅墅一作山保身潛遁夷簡山居詩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之句山一作風雅喜治釋太平中歸朝爲光祿少

卿後以壽終焉

苗訓仕周爲殿前散員學星術於王處訥從太祖北征處訥諭訓曰一云預謂訓曰庚申歲初太陽躔亢宿亢怪性剛

怪字其獸乃龍恐與太陽並駕若果然則聖人利見之期也至庚申歲旦太陽之上復有一日衆皆謂目眩以

油盆俯窺果有兩日相磨盪即太祖陳橋起聖之時也

處訥幼夢持鏡照天列宿滿中割腹納之遂通曉星緯

之學太祖即位樞密使王 建隆二年辛酉歲撰金雞

歷以獻上嘉納之即改名曰應天歷御製歷序處訥謂

所知曰此歷更二十年方見其差必有知之者吾不得

預焉至太平興國六年辛巳吳昭素直司天監果上言

應天歷大差太宗詔修之

錢昱忠獻王宏佐長子也案宋史作佐長讀書彊記在

故國與贊寧僧錄迭舉竹數束得一事抽一條昱得百

餘條寧倍之昱著竹譜三卷寧著笋譜十卷昱輕便美

秀太祖授禪伯父倣遣持貢入闕賜後苑宴射時江南

使者已先中的令昱解之應弦而中賜玉帶旌賞之歸

朝願以刺史求試乞換臺閣送學士院試制詰三篇格

在優等改祕書監允善翰牘太宗取閱深愛之謂左右
曰諸錢筆札多學浙僧亞栖書體格浮軟其失仍俗獨
此兒不類以御書金花扇及行草寫急就章賜之後南
郊當增秩上曰丞郎德應星象是王孫也檢操無守不
宜磨之授郢團蓋慎惜名器也

太祖征太原還至真定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

蘇一作蕭

鑾駕霜簡星冠年九十許氣貌翹竦上因延問甚久自

言頃與亳州道士丁少微華山陳搏結游于關洛嘗遇

孫君房遇一作訪塵皮處士上問曰得何術對曰臣得長嘯

玉壺清話卷一

凡知不足齋叢書

引和之法和作導遂令長嘯其聲清入杳冥移時不絕上

嘿久低逃假寢殆食頃方欠伸其聲略不中斷上大奇

之因問引導之法養生之要引導之法四字失校增入隱對曰王者

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

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黃帝唐堯黃帝二字失校增入所以享國

永圖得此道也遂賜願素先生

戚同文宋都之真儒雖古之純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

遠千里而至教誨無倦登科者題名于舍凡孫何而下

七榜五十六人不善沽燭失校云不善治家似鄉里之

飢寒及婚葬失其所者皆力賑之好爲詩有孟諸集楊

侍讀徽之守南都召至郡齋禮遇益厚唱和不絕楊謂

君曰陶隱居昔號堅白先生以足下純白可侔僕輒不

揆已表於朝奏乞堅素之號未知報否後果從請及設

舊學百餘楹過如庠序之盛州郡惜其廢奏乞賜額爲

本府書院命奉禮郎郎字戚舜賓主之卽綸子也

李南陽至嘗作冗官賦其序略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

庚寅歲冬夕忽夢游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牀

巋然于中一金龍蟠踞於牀之上碧褥金簾光射天地

玉壺清話卷一

十知不足齋叢書

旁有綠衣道士轉眄若崑崙謂余曰此亢宿之宮也大

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予將拜龍

輒先拜至至道初拜云至道初太宗立眞宗爲皇太子

命公與李沆相竝爲賓客無字太宗戒眞皇曰二臣皆

宿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於汝宗基國本吾

無慮矣眞宗恭稟聖訓見必先拜符亢宮之兆也

李集賢建中冲退喜道冲作恬處指紳有逍遙之風善翰

札行筆九工至于草隸分篆俱絕其妙人得之則寶焉

爲詩清淡閒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門攬

處湖天景物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汀遠
輕烟古寺稀時攜一壺酒戀到晚涼歸西湖詩有漲煙
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于此晚喜洛中景物求
留居園池亭樹蕭灑自如每喜誦楞嚴經中四句云將
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凡起
居皆咏之後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藏時號稱職
真宗爲壽春郡王開府太宗詔宰臣爲朕選端方純明
有德學無過關臣僚二人爲王友僉擇累日食一惟得
崔遵度張士遜爾遵度與物無競口未嘗言是非清潔

玉壺清話卷一

上知不足齋叢書

完如一作完好不喜名勢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堦匿身楹檻
之外以避顧野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牋十篇鳴琴於
室妻子始不得見通夕只聞琴聲張士遜鄧公生均州
鄖鄉深山開始冠已有純德稱於鄉里京西一作舊有
淫祀曰大戒其設頗雄立二十四司三十六門公幼往
觀之其巫傳神語曰張秀才請於中書門下坐後果以
師儒之重和仁廟出處皆太平壽八十六

長安一巨冢壞得古銅鼎狀方面四足古文一十六字
人莫之曉命句中正辨其篆曰此鳥迹文也其詞曰天

王遷洛岐鄠錫公秦之國官鼎藏於中命杜鎬考其事
曰武王克殷都於鄠鎬以雍州爲王畿及平王東遷洛
邑以岐鄠之地賜秦襄公篆曰岐鄠錫公必秦襄之墓
也後耕人果得折豐碑刻云秦襄公墓中正有字學篆
隸行艸盡精與徐鉉校定說文又同吳楊文舉撰雍熙
廣韻吳本云吳鉉遂直史館一無篆太宗神主藏太室
西壁及篆諡寶遂賜金紫益州華陽人也

玉壺清話卷一

上知不足齋叢書

崇反師之贈辨宏博縱橫可用遂召見時太祖方以武
臣戡定寰宇更不暇他試便令武庫以烏漆新勁弓令
射仲甫輕挽卽圓破的而中又取堅鎧令擐之若被單
衣太祖大稱愛仲甫奏曰臣不幸本學先王之道願致
陛下於堯舜之上臣雖遇昌時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
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上慰之曰果有奇節用卿非晚
後敬歷險易雍熙三年參大政公嘗爲起居舍人使契
丹虜主曰中朝黨進者眞驍將也如進輩有幾虜所以
固矜者意謂進本虜族中國無之公亟對若進輩鷹犬

駑材爾行伍中若進者不可勝數虜主少沮意欲執之
辛曰兩朝以誠講好今渝約見留臣有死而已嘗笑李
陵輩苟生甘恥於羊酪之域無足取也契丹因厚修遣
禮送之度其志必不可奪也

玉壺清話卷第一

玉壺清話卷一

三知不足齋叢書

玉壺清話卷第二

開寶塔成欲撰記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
域僧法遇自摩竭陀國來表述本國有金剛坐乃釋迦
成道時所踞之坐求立碑坐側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
中有鄙佛爲夷人之語朕甚不喜詞臣中獨不見朱昂
有議佛之迹因詔公撰之文旣成敦崇嚴重太宗深加
歎獎公舉進士之時學少之時趙韓王深所器重謂人
曰朱有君子之風壽德遠到時宗人朱遵度有學名謂
之朱萬卷目公爲小萬卷敬歷清貴三十年一作五十年晚

玉壺清話卷二

一知不足齋叢書

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於殿門外
復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畱詔秋涼進程時吳淑贈
行詩有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爲
中的錫宴玉津園中人傳詔令各賦詩爲送若李承旨
維有清朝納祿猶彊健一作辭一首還家正太平及陳文
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騎過荆門之句凡
四十八篇皆警絕一時朝論榮之弟協亦同時隱皆享
耄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疏荆帥陳康肅堯咨表其
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臺門人請諡正裕先生

玉壺清話卷二

二知不足齋叢書

何以爲質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振學譽

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體貌山立其子古特浮俊

俊一作萬

無檢一作萬爲少卿善琵琶妙出樂府妙下一有音字世無及者

父酷戒之略不少悛一日家宴因欲辱之處賤伶之列

衆執器立於庭奏數曲罷例以纒頭繚繚隨衆伶給之

吉置繚繚於左肩抱琵琶按膝長跪厲聲呼謝而退家

人大笑於第回首謂父曰能爲吉進此技於天子否凡

賓僚飲聚長爲不速酒酣卽彈彈罷起舞舞罷作詩昂

然而去自謂曰馮三絕及撰昭憲太后諡議舉朝歎服

乾德四年郊禮客樂節刊正漸備有司奏其闕典但少
宗廟殿庭官懸三十六架加鼓吹熊鼎十二按樂禮朝
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回至樓前一云通使至樓前
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又八伶之舞
以象文德武功請用元德升聞天下大定之舞率從其
請案加鼓吹熊鼎十句下似有脫誤

玉壺清話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江南邊鐫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劍來謁自稱前承
嘉守脩髯秀彩骨清神疎所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託
君爲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繇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

中有未合佛旨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葷羶

嗽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爲真僧以畢前經夢訖鐫生肖

貌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敏攻文字

盡若夙誦一作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肖以輩迫之初不能

食後亦稍稍及冠翹秀變細者衆親強而娶焉後嗣主

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惟好釋氏初從軍平

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之號爲邊羅漢及克

湘潭鐫爲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鐫不允軍入其城巷不

改市潭人益喜之謂之邊菩薩及帥於潭政出多門絕

無感勵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太祖初郊凡闕典大儀修講或未全備至於勘契之式次郊方舉大禮畢鑾輅還至闕門則行勘箭之儀內中過殿門則行勘契之儀勘箭者其箭以金銅爲鏃長三寸形若鑿柄其符香檀木爲之長三尺金鏃飾其端以絳羅泥金囊鞘之金吾仗掌焉其鏃以紫羅泥金囊貯之駕前司掌焉每大駕還闕中扇一作扇下同駐蹕少俟有司聲云南來者何人一無南字駕前司告云大宋皇帝行大禮畢禮儀使跪奏曰請行勘箭金吾司取其符駕前司

玉壺清話卷二

可知不足爲難

取其鏃兩助之罷卽奏曰勘箭訖有司又聲曰是不是贊喝者齊聲曰是如是者三方開扇分班起居迎駕大轎方進勘契者以香檀刻魚形金飾鱗鬣別以香檀板爲魚形一作爲一坎而爲範其魚則駕前司掌焉其範則官殿門司掌焉一作過官殿門以魚合範然後開扇迎駕其贊唱喝迎拜無喝字一如勘箭之式

真宗喜談經一日命馮元談易非經筵之常講也謂元曰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於便齋亭閣選純孝之士數人一作上由司人便襲頂帽橫經竝坐暇

則薦茗果盡笑談削去進說之儀遇疲則罷一作遇元薦查道李虛己李行簡三人者預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病嘗思鯀羹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鑿冰脫巾取得鯀魚果尺餘以饋母後舉賢良入第四等虛己母喪明醫者曰浮翳泊睛但舌抵千日勿藥自瘳虛己舐睛二年遂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敗膏不啞於地父疾遂平真宗立召之日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太祖收并門凱旋日范杲爲縣令叩迎鑾進講聖壽詩進一有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之句上愛

玉壺清話卷二

五知不足齋

之賜一官改服色

擒劉銀至闕下欲獻俘太廟莫知其儀時張昭以戶部尙書致仕於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張昭與實儀所定太祖遣學士李瀚就問俘廟之儀庶同參酌張昭臥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遺一字瀚遂心服昭之該明太宗居晉邸問賓僚今朝父子一德者何人有以劉溫叟父子爲對者溫叟父岳退居河陰溫叟方七歲嘗謂客曰吾老矣他無所覲但得世難稍息與此兄偕爲溫洛之叟耕釣煙月爲太平之漁樵平生足矣後記父語

父因名焉一因上無父字岳後唐爲學士溫叟晉少帝時又爲

學士入盡榮之受命之日抱敷立堂下其母未與之見

隔簾聞魚鑰聲俄而開闔二青衣舉一箱至庭則紫袍

兼衣也母始卷簾見之曰此則汝父在禁林內庫所賜

者一無庫字溫叟跪泣捧受開影疑列袍以文告其先方拜

母慶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大朝會有樂亦以事辭之

客有犯其諱則慟哭急起與客遂絕太宗聞之嘉歎益

久溫叟時爲中丞家貧太宗致五百緡以贈之拜貺訖

以一櫃貯於御史府西櫪令來使緡鑄而去至明年端

玉壺清話卷二

六知不足齋叢書

午以紉扇角黍贈之視其封宛然所親諷之曰晉郎贈

緡恤公之貧蓋開局以濟其乏溫叟曰晉王身爲京兆

尹兄爲天子吾爲御史長拒之則鮮敬受之則何以激

流品乎後太宗聞之益加款重

乾德三年再郊范魯公質爲大禮使以鹵簿青油隊舊

有甲騎盡聚於武庫聚一作取磨礮堅厚精明可畏於禮容

有所不順陶穀尙書爲禮儀使出意絕之以青綠畫黃

經爲甲文絕一作細青巾裏之巾一作布綠青絕爲下裙絕

緡絳皮爲絳長短至膝加珂紋銅鈴加字下一遶前脣

及後鞅至今用焉案此段多誤字且有脫文別本亦互

附錄宋史以正之宋史陶穀傳云其人甲以布爲裏黃

施表之青綠畫爲甲文紅錦綠青施爲下幫絳草爲絳

金銅琰長短至膝前膊爲人面二目背連膺還以紅錦

騰蛇馬具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柯於前膺及後鞅爾

又案宋史儀衛志范質爲郊祀大禮使陶穀爲禮儀

使舊清游隊有甲騎具裝亡其制度穀以其所記造之

又作大輦皆率意定其制事在建隆四年據太祖本紀

爲乾德元年蓋是年以南郊改元也非乾德二年事又

案太祖在位南郊凡四舉再郊實在乾德六年是年因

郊改元天寶此云乾德三年再郊亦誤也又清游隊當

依宋史作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易之明博該敏九工歷

清游隊象時僞晉虜勢方熾謂所親曰五星數夜連珠於西南

已累累大明彗輩無左衽之憂有真主已在漢地觀虜

帳騰蛇氣纏之虜主必不歸國未幾德光薨於漢又宇

東起芒侵於北穀曰胡雛非久自相吞噬安能亂華後

皆盡然

寶禹鈞生五子儀儀侃俛傳等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

鈞詩有靈椿一樹老丹桂五枝芳時號寶氏五龍昆仲

材業儀儼九著儀爲禮部侍郎太祖欲相之趙韓王自

寡學一無自字忘儀明博亟引薛居正參大政以寒之弟儼

素蘊文學爲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鐘磬辨清

玉壺清話卷二

七知不足齋叢書

二年方合大律又善樂章善一作舊凡三弦之通七弦之琴

十二弦之箏二十五弦之瑟三漏之簫七漏之笛八漏

之篪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按通而合

之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於歷代樂章之後目曰大周

正樂譜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允善推步星歷與盧多遜

楊徽之同在諫垣預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連珠於

奎奎主父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

老夫不與也果在乾德丁卯歲五星連珠於奎太宗鎮

宛海其明博如此

玉壺清話卷二

八知不足齋叢書

太祖嘗謂趙普曰卿若不讀書今學臣角立雋軌高駕

卿得無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然太祖亦因是廣閱經

史

李翰及第於和凝相榜下後與座主同仁學士會凝作

相翰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

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攜之盡去云座主登庸歸鳳

閣門生批詔立簷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

不

艾侍郎賴少年赴舉逆旅中過一村儒狀極貧闕顧謂

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加之

汶上少典籍今學疎寡聊觀場屋爾安敢俯拾耶儒者

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宜少俟於此詰旦奉納翌日果

持至乃左傳第十卷也謂艾曰此卷書不獨取富貴後

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科甲然齡祿俱不及君記之

艾頗爲異時亦諷誦果會李愚知舉試鑄鼎象物賦事

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

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夔爲狀元後艾果以戶部

侍郎致仕七十八歲薨於汶徐年四十四爲翰林學士

玉壺清話卷二

九知不足齋叢書

卒

乾德初國用未豐蘇曉爲淮漕議盡權舒廬蘄黃壽五

州茶貨置四十四場一萌一蘖盡搜其利歲衍百餘萬

緡淮俗苦之後曉舟敗溺淮民比屋相賀作戶

秦亭之西北夕陽鎮產巨材森鬱綿亘不知其極止利

於戎建隆初國朝方議營造尙書高防知秦州關地數

百里築堡扼其要募兵千餘人爲採造務與戎約曰渭

之北戎有之渭之南秦有之果獲材數萬本爲桴蔽渭

而下後番部率帳族絕渭奪伐殺兵防出師與戰翦戮